

海明威

短篇小说全集 (下册)

陈良廷 译

海明威

短篇小说全集

下册

蔡 慧/译

目 录

第二部 “首辑四十九篇”后发表于

书刊上的短篇小说

蔡 慧译

过海记.....	2
买卖人的归来	57
检举	76
蝴蝶和坦克	94
决战前夜.....	108
山梁下.....	153
他们都是不朽的.....	170
好狮子.....	191
忠贞的公牛.....	196
得了条明眼狗.....	199
人情世故.....	208
度夏的人们.....	215
最后一方清净地.....	230
一个非洲故事.....	310

第三部 早先未发表过的小说 蔡 慧译

搭火车记.....	328
卧车列车员.....	352
岔路口感伤记.....	367
有人影的远景.....	390
你总是的，碰到件事就要想起点什么.....	403
大陆来的大喜讯.....	411
那片陌生的天地.....	416

附录

朱世达译

雇佣兵——故事一则.....	507
十字路口——肖像选.....	522
一个在爱河中的理想主义者的造像——故事一则.....	529
桫欈树树根的腱——故事一则.....	536
潜流——故事一则.....	547

第 二 部

“首辑四十九篇”后发表
于书刊上的短篇小说

蔡 慧 译

过 海 记

送冰车还没有来给酒吧间送冰，流浪汉都还靠在大楼外的墙上睡大觉，这哈瓦那一大清早的景象你见过没有？告诉你，那一回我们从码头上出来，穿过广场到三藩珠咖啡馆去喝杯咖啡，就见到广场上只有一个乞儿没在睡觉，正在供喝水的喷嘴跟前接水喝。不过我们到咖啡馆里一坐下，发现那三个人却早已在那里等我们了。

一等我们坐定，其中一位就走了过来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说。

“这事我办不到，”我对他说。“不是不肯帮你们的忙。我昨儿晚上就对你们说过了，我办不到。”

“你自己开个价吧。”

“不是价不价的问题。我就是办不到。就是这么回事儿。”

那另外两位也早已走了过来，三个人站在那里，都显得很不高兴。他们人倒都是一表人物，帮不上他们这个忙，我觉得真是遗憾。

“一千块一个怎么样？”其中一位英语讲得很流利的说。

“别惹我恼火啦，”我对他说。“我不跟你们说瞎话，我真的办不到。”

“等以后时局变了，好日子就有你过的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你的话我完全相信。可我就是办不到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得靠这条船谋生哪。没了船，我也就断了生计。”

“有了钱再买一条好了。”

“坐了班房还买它干吗？”

他们一定以为只要多费些口舌就准能把我说动，因为那一位还是一个劲儿说下去。

“你可以到手三千块，这以后的好日子就有你过的啦。你要知道，眼下这局面是长不了的。”

“听着，”我说。“这儿由谁当总统跟我不相干。反正我抱定了宗旨：只要是会开口的，就别想搭我的船到美国去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说出去？”一直没有开过口的一位说。他发了火了。

“我说的是，只要是会开口的就不许上。”

“你以为我们是 *lenguas largas* ？”

“没那个意思。”

“你可明白什么叫 *lengua larga* ？”

“明白。意思就是舌头很长的人。”

“你可知道碰上这种人我们是怎么对付的？”

“不要对我这样凶嘛，”我说。“是你们来找我相商的。不

原文是西班牙语。

是我凑上来找你们的。”

“别多嘴，潘乔，”原先出面说话的那位对发怒的那位说。

“他说我们会说出去，”潘乔说。

“听着，”我说。“我对你们说了：只要是会开口的，就不许上我的船。酒装在麻袋里不会开口。柳条筐里的酒坛子也不会开口。不会开口的东西多得很。可人就是会开口。”

“唐山佬也会开口？”潘乔气鼓鼓地说。

“会开口，可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懂，”我对他们说。

“这么说你不干？”

“还是昨儿晚上那句话：我办不到。”

“可你该不会说出去吧？”潘乔说。

他是对一句话产生了误解，才这么气鼓鼓的。还有，心里的想头落了空，我看也是他生气的原因之一。因此我干脆就没有答理他。

“你该不是个 *lengua larga* 吧？”他又问，还是气鼓鼓的。

“听着，”我对他说。“大清老早的，不要这样凶嘛。我相信你杀过许多人就是。可我今天连咖啡都还没有喝上呢。”

“这么说你是看准我杀过人了？”

“得了，”我说。“我才不管你呢。可你办事就不能别生那么大的气吗？”

“我现在就是生气，”他说。“我还要杀了你呢。”

“唉，真是活见鬼，”我对他说。“你就少说两句好不好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潘乔，”那头一位说。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我说道：“我非常抱歉。我还是希望你能送我们去。”

“我也很抱歉。不过这事办不到。”

那三个人于是就准备走了，我看着他们走去。他们都是些漂亮后生，衣着讲究，谁也没戴帽子，看上去都是些很有钱的人。至少都是些开口就是钱的人吧。他们说的那种英语也是只有一些有钱的古巴人才说的。

这里边有两个看起来像是兄弟俩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潘乔了，此人个子略微高些，不过模样儿也是一个样。也是细挑身材，衣着讲究，头发梳得亮光光的。我看他的为人未必会像他说话那么粗鄙。大概就是脾气相当急躁。

就在他们出门向右一拐时，我看见有一辆关上了窗子的汽车穿过广场迎着他们驶来。紧接着只听得一声响，一方玻璃碎了，射进来一颗子弹，打在右边壁框里那个样酒柜内的一排酒瓶上。我听见那枪还是一个劲儿的打，啪！啪！啪！靠墙的一排酒瓶纷纷给击得粉碎。

我赶快去躲在左边的卖酒柜台后面，从柜台边上探出头来看得很清楚。汽车早已停下，汽车旁边有两个家伙趴下了身子。其中一个拿着支汤姆生式冲锋枪，另外一个拿的是一把锯短了的自动猎枪。那个拿汤姆生式冲锋枪的是个黑人。另一个穿一件汽车司机的白工作服。

三个后生里有一个摊开了手脚，面孔朝下，扑在人行道上，就在打碎的大玻璃橱窗外边不远处。另外两个隐蔽在隔壁丘纳德酒吧门前的一辆送冰车后面。丘纳德酒吧的门前停着两辆这样的“热带啤酒”送冰车，拉车的马一匹已是连着马具倒在地下，脚还在那里踢腾，另一匹则扬起了后蹄，在拼命挣扎。

一个后生在送冰车后尾的角上开枪还击，子弹都打在人

行道上飞了出去。那个开冲锋枪的黑人脸儿几乎都抠进了路面，贴地向上给了送冰车尾部一梭子，果然撂倒了一个，那人冲着人行道摔了下去，脑袋伸出在人行道的边儿上。他手抱着头扑在那儿，汽车司机就拿猎枪对着他打，让黑人趁此机会换上一盘子弹，但是枪法不准一枪未中。只见人行道上一点一点尽是大号铅弹的印子，宛如银水四溅。

那另一个后生拉着这中弹后生的腿，把他往送冰车后面拖去，我看见那黑人把脸儿又压到了路面上，给了他们一梭子。过了会儿我看见那潘乔老兄从送冰车后面转了出来，闪在那还没有倒下的马后。他一迈腿离开了马的掩护，脸色白得像条脏被单，手里拿着把大号鲁格尔手枪，另一只手也帮着把枪稳稳把住，一下就把汽车司机打中了。他又一步步逼过去，对那黑人连打了三枪，两枪从黑人头上飞了过去，一枪又打低了。

他却把个汽车轮胎打中了，因为我看见轮胎里的气喷出来，在街上扬起了一股尘土。那黑人等他来到十英尺处，抬起手里的冲锋枪一枪打中了他的肚子。那肯定是他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了，因为我看见他打了这一枪就把枪扔了。那潘乔老兄费劲地一屁股坐下来，随即就朝前一头栽了下去。他死死地抓着那把鲁格尔不放，还想撑起身来，可是他的头已经抬不起来了，那黑人就乘机拿起司机身旁那支撑在车轮上的猎枪，一枪把他的脑袋掀掉了半个。这黑炭可真够厉害的。

我看见近旁有开了瓶的酒，管它是谁的拿过来就往喉咙里灌，到今天我还说不上当时喝的是个什么玩意儿。眼前的一切，叫我看得心里不好受极了。我在柜台背后跑得飞快，穿

过后面的厨房往外一溜。我老远的从广场的外沿绕过，对咖啡馆门前迅速聚拢的人群连一眼都不去看，就进了码头大门，来到码头上，上了船。

那个包船的客人已经在船上等着了。我就把碰到的事情对他说了。

“埃迪在哪儿？”这个叫约翰逊的包船人问我。

“枪一打起来我就没有再见过他。”

“你看他会不会挨了枪子儿？”

“绝对不会。打进咖啡馆来的子弹都打在样酒柜上，那我包你没错儿。那时候汽车正从他们背后开来。那第一个家伙就是在这个当口给打死在玻璃橱窗跟前的。他们来的方向是这样——”

“你看来好像挺肯定似的，”他说。

“我当时看着哪，”我对他说。

这时候我一抬眼，看见埃迪从码头上来了，看上去似乎比原先更高大、也更邋遢了。走起路来好像全身的关节都散了架似的。

“他来了。”

埃迪的脸色非常难看。他今天一大清早脸色就不大好看，可现在简直难看透了。

“你在哪儿啦？”我问他。

“趴在地上。”

“你都看见了吗？”约翰逊问他。

“别提了，约翰逊先生，”埃迪对他说。“这事儿我一想起来就直想吐。”

“你还是来喝一杯吧，”约翰逊跟他说完，便回过头来问我：“好啦，是不是该开船啦？”

“你决定吧。”

“今天的天气怎么样？”

“跟昨天差不多。也许还要好些。”

“那就出发吧。”

“好吧，鱼饵一到马上起锚。”

我们这条漂亮游艇去湾流里钓鱼已经有三个星期了，除了他事先预付过我一百块钱，让我付清领事费用、办好结关手续、买上一些吃的、把汽油加足以外，我还没有见过他一个子儿。船上应用的一切都由我提供，他则付三十五块钱一天的包租费。他晚上睡在一家旅馆里，每天早上到船上来。这桩包船生意是埃迪介绍给我的，所以我还得带上他，给他四块钱一天。

“船得加油了，”我对约翰逊说。

“加吧。”

“那我就得支点儿钱了。”

“要多少？”

“两毛八一加仑。四十加仑总是少不了的。那就得花十一块两毛。”

他掏出十五块钱。

“多余的钱要不要给你买点啤酒和冰？”我问他。

“也好，”他说。“反正在我的欠帐里扣除就是了。”

我心里想：让他赊三个星期的帐，时间是长了一点，不过他既然付得起帐，晚一些付又有什么关系？按说是一个星

期一付最妥当。可现在我却让他包一个月再问他拿钱。我虽说有些失算，可是先让他包满一个月也好嘛。只是留下了这最后几天，看着他我有些不放心了，不过我也不便说什么，免得惹他生我的气。只要他付得起帐，包得日子愈长就愈好。

“要不要来一瓶啤酒？”他打开了冰箱，问我。

“不用了，多谢。”

就在这时，我们手下那个专弄鱼饵的黑人从码头上跑来了，我就叫埃迪准备解缆起航。

黑人带着鱼饵上了船，我们就解缆出发，出了港口。那黑人一直埋着头在拿两条鲭鱼做饵：他先拿鱼钩插进鱼嘴，穿腮而出，又从这边鱼腹刺进去，那边鱼腹扎出来，然后把鱼嘴并拢系住在接钩绳上，把鱼钩也给系得牢牢的，一不能让鱼钩脱落，二要使鱼饵能在水里平稳浮游，不致打转。

他真是个名副其实的黑炭，人很机灵，却老阴着个脸，衬衫里的脖子上挂着一串蓝色的伏都教念珠，头戴一顶旧草帽。在船上他就爱做两件事：睡觉加看报。不过他装得一手好鱼饵，而且手脚麻利。

“这样装鱼饵你就不会吗，船长？”约翰逊问我。

“会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带个黑炭来干这活儿呢？”

“等大鱼成群来了，你就明白了，”我对他说。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这黑人装起饵来比我快。”

“埃迪就干不了？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我总觉得这笔开销花得没有必要。”他给这个黑人一块钱一天，那黑人就夜夜去跳伦巴。我看得出他这会儿就已经觉得有点困了。

“这人可是少不了的，”我说。

这时我们的船早已过了泊在茅屋村前的那批带有鱼舱的鱼船，也已过了靠在莫洛堡附近专捕水底羊味鱼的那批小艇，于是我就把船向海湾中的分水处驶去，看得见有一条深色线的所在那就是了。埃迪把两只大诱饵放了出去，那黑人的鱼饵也已装了三钩罕了。

湾流已经快要漫到近岸水域了，船向分水处驶去时，看得见湾流的水色是近乎紫红的，还不断卷起一个个旋涡。海上吹起了微微的东风，我们惊起了不少飞鱼，个儿大的飞出去时，看着真仿佛看林白飞越大西洋的影片一样。

那些大飞鱼的出现，是最好不过的迹象了。这时极目望去，就可以看到有一小摊一小摊萎黄的果囊马尾藻，那说明湾流主流已到，在前方还可以看到有飞鸟在那里乱啄成群的小金枪鱼。金枪鱼跃出水面都看得见，不过那都是些小鱼，才两三磅一条。

“现在就可以放竿了，”我对约翰逊说。

羊味鱼：产于西印度群岛及美国佛罗里达一带的一种食用鱼，因味如羊肉而得名。

所谓诱饵是拖在船尾的若干鱼饵，上无鱼钩，仅起引诱鱼类来追逐的作用。

查尔斯·林白（1902—1974）：美国飞行员。1927年5月20日他从纽约出发，经33小时30分飞抵巴黎，是世界上单身飞越大西洋的第一人。

他束好腰带，系上保险绳，把那根装着哈代式绕线轮子的大钓竿放下水去，绕线轮子上绕有三十六号线六百码。我回头一望，见他的饵料好端端的拖在船后，随波上下，那两个诱饵也时而入水，时而出水。看这速度大致正好，我就把船向湾流里驶去。

“把钓竿把儿插在椅子上的插座里好了，”我对他说。“那样把着钓竿就不觉得重了。线轮上的制动螺丝可别拧紧，这样鱼上了钩你就可以由着它去使劲。要是拧上了的话，上钩的鱼一使劲，就非把你甩到大海里去不可。”

这番话我每天都得跟他说一遍，不过我倒也并不怕唠叨。这帮包船钓鱼的客人，五十个里头只有一个才是懂得钓鱼门道的。就是懂得些门道的吧，头脑也简单得很，总不肯用结实些的线，线不牢碰到了大鱼哪能吃得住呢。

“这天色你看怎么样？”他问我。

“好得不能再好了，”我对他说。今天准是个响晴天，错过了。

我让那黑人代我掌会儿舵，叫他就沿着这湾流的边缘向正东行驶，自己便回到约翰逊那儿，见约翰逊正坐在那儿看钓饵一路随波上下，向前漂游。

“要不要我再放一根钓竿出去？”我问他。

“不了，”他说。“我就喜欢这鱼儿得由我亲手钓住，亲自经过搏斗，亲自捉到手。”

“好，”我说。“那你看要不要叫埃迪把钓竿放出去，要是鱼上钩，就叫他把钓竿给你，由你来亲自拉钩？”

“不要，”他说。“我看还是只放一根钓竿的好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那黑人还是把船在朝外开，我一看，原来他发现在上流的那个方向，前边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大片飞鱼。回头望去，只见哈瓦那在阳光里好不壮观，此刻刚好有一艘船过了莫洛堡出港而来。

“我看你今天鱼儿上钩有望，该可以搏斗一下了，约翰逊先生，”我对他说。

“是时候了，”他说。“我们出海有几天了？”

“到今天正好三个星期。”

“三个星期才钓到鱼，也够长久的了。”

“这里的鱼很怪，”我告诉他说。“平时不见，来了才有。但是不来则已，一来便是一大片。从来也没有断过线。这会儿要是还不来的话，怕是从此就不会再来了。可月亮很好呀。湾流的势头也不错，况且又吹起了好风。”

“我们刚来的时候倒还有些小鱼。”

“是啊，”我说。“我不告诉你了吗。小鱼少了，不来了，就该大鱼登场了。”

“你们在游船上当船长的老是这一套。不是来早了，就是来晚了，要不就是风向不对，或者月亮不好。可钱你们还是照拿不误。”

“不过，”我对他说，“事情麻烦就麻烦在你们这些主儿往往不是来早，就是来晚，再加风向也常常不对劲。好容易有了个十全十美的好天，偏又兜揽不到一个主儿，出不了海。”

“可你看今天准是好天？”

“这个嘛，”我对他说，“今矢我这就已经够忙乎的了，可

我敢担保你今天也闲不了。”

我们就定下心来守着钓竿。埃迪到船头去躺下了。我可是始终站在那儿，看船后有没有尾随的鱼儿出现。那黑人有时会打起盹来，对他我也得看着点儿。没说的，他晚上一定闹得够厉害的。

“请你给我拿一瓶啤酒好不好，船长？”约翰逊对我说。

“行，”我说。于是就从冰块底下替他挖出一瓶冰透了的。

“你不来一瓶？”他问。

“不了，”我说。“等晚上再喝。”

我开了瓶子，正给他递过去，忽然看见有那么个褐色的大家伙，身子比人的胳膊还长，头上像是挺着把长矛，高高的窜出了水面，猛的向那做了饵料的鲭鱼扑来。看这大家伙的身围，简直像一根没有锯开的大圆木。

“不要硬拉！”我高声叫道。

“鱼还没有上钩呢，”约翰逊说。

“那就等一等。”

那大家伙是从深水里窜起来的，所以没有一下子咬住。我知道它一定会回头再来。

“作好准备，它一咬住，你就把线儿松开。”

这时我看见那大家伙伏在水下从背后追上来了。只见那鱼鳍张得开开的，仿佛紫红的翅膀，褐色的身体上尽是一道道紫红的条纹。那样子就像来了一条潜水艇，背顶上的鳍突起在水外，一路划开水面，浪迹清楚可见。不一会儿它就来到了饵料的背后，那长矛也出了水面，像是还甩了甩水。

“快送过去让它咬住，”我说。约翰逊按在绕线轮子上的